

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的「香港電影面面觀」單元破天荒地重視獨立製作，不再是一竹竿掃落在「鬼叫你窮，必定難登大雅之堂」的「自主新潮」隔離區；這五部選映的獨立電影中更有三部是同志片（又都是男同），還有一部紀錄片，算是向本地近年蓬勃多元的獨立影像還了一丁點遲來的公道。

《無聲風鈴》（2009）延續洪榮傑一貫的作品風格，溫柔、細緻、內斂。曾在香港獨立電影及錄像比賽中獲獎，並參展鹿特丹影展的《有人》（2000）借政府實驗失敗後一個被遺棄的生化人，無法控制自己何時「顯現」、何時變透明的疑似科幻故事，探索崇拜現代科技的香港社會現實中的超現實、個體存在的原子化、人際溝通的瓦解與重新「接駁」的可能（香港是否也是一個失敗了的實驗？）。

《天使》（2001）寫「出櫃」的孤獨、理／夢想的追求、性與性別身分的疑惑。《窗外》（2003）重拾以寫實主義抒寫科幻題材的特色，借石頭化身鏡頭來談情作為科技已經成為我們最自然生態的隱喻。其中阿力斯在鏡頭（石頭？）前裸舞至化成數碼微粒飛散於房中，更是我們的身體被全面媒體化的大膽赤裸呈現。

《無聲風鈴》進一步展現語言作為溝通的窒礙。電影中即使是兩位男主角的對手戲，大部份對白都不對嘴（lip-sync），皆刻意發生在畫外，給人一種他們根本不是在跟對方說話的感覺。二人吵架時健說：「寫信是為了表達不能說出來的話。說出來的話不能收回。」信中寫的就能收回嗎？除非是寫了卻沒給對方的信。《有人》中對官方論述的極度不信任、對媒體化人際溝通的半信半疑，在《窗外》

中科技已成人的物質現實，猶如Ricky寫給空氣、寫給時間的信，看似自言自語終成空，卻是我們唯一的憑據。如今靜觀生死、隨風抖動卻沉默無聲的風鈴，則明明白白見證了，語言作為又一種人類發明的自虐工具，衍生的各種誤解與無盡痛楚。

作為一直堅持拍同志題材的導演，洪榮傑的作品從來便政治不正確。東方男總是搭上歐洲金髮男，東方男總是陰柔害羞靦腆。然而他的這些東方男同時是電影的核心，被賦予龐大的主體性與能動力，電影總是以他們的感情、他們的掙扎主導；金髮男反而顯得粗糙膚淺如花瓶，相形見绌。電影中幾場最溫馨的場面，如二人一起互相刮鬍子、二人在雪地上打架又打滾、健替Pascal熨襯衫讓他好去找工作等，不但遠遠超越語言的屏障，亦寫出同性間超越異性的親密。光影世界的美好異色，莫過於此。